

悬石鼓

李振斌 著



LIUDONGDEBETIYING
ZHIHOUDERUIZU
LIBASHUIXIANG
XUANSHIQU
HUASHUOYUNYANG
SHIZHERUSI
DANHEN

书海出版社

悬石鼓

李振斌 著

书海出版社

灰姑娘的寓言

(代 序)

—

文学似乎是个太多灾难的灰姑娘。

历经“文革”浩劫刚刚焕发青春的她,又面临电视、网络、多媒体、时尚报刊普天盖地的冲击,市场经济的建立,利益的魔方更是强有力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。对金钱和权力占有的多少,成为不少人衡量人生成败的标尺。高雅但却清贫的文学则如沾满尘土的灰姑娘被推向边缘,以致一些文化人甚至怕自己被人称作文人、作家。

时代真就浮躁到了如此地步?

二

“你们这些乖巧的小鸽子,你们这些小斑鸠,你们所有天空的小鸟,都来帮帮我。”

灰姑娘在叫着,她想参加王子的舞会,可她却遇到重重困难和阻力。

随着灰姑娘真情而神奇的呼唤,鸟儿们飞来了。不少鸟盘旋着徘徊着,灰姑娘实在太寒酸了,那一身灰,那不起眼的容貌,灰姑娘能给他们什么呢?他们又飞走了。可也有许多默默留下来的鸟,为灰姑娘啄起撒落灰中的扁豆,为灰姑娘唱着美丽的歌,帮灰姑娘圆着她想圆的梦。他们知道灰姑娘的真正价值,他们知道人类不可能没有文学,就像王子不可以没有灰姑娘。

三

那落下来为灰姑娘工作的鸟中有一只执著的鸟,灰姑娘指给他一条路让他走,许多人告诫他:前边是沙漠、前面是死寂的荒野!他却在肩负着生活的重担和磨砺的同时固执地往前走去。因为他看到了清泉、树木、花草和彩虹。他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人们,人们说:你那是想像啊!你的想像真实吗?

四

文学的确是想像的产物,是脚踏实地想像的产物。文学不能离开生活,文学也不应缺少想像。文学史上,作家以其丰富的想像力而创造出的文学奇迹数不胜数。即使在我,那并无独特更无传奇想像色彩的创作过程中,也已有许多神奇的想像故事令我惊讶不已。

收入本集中的中篇小说《悬石鼓》(原载《牡丹》2000年第3期),是一个讲述母子两代凄婉感人的爱情故事,其中作为重要背景描写的“悬石鼓”,完全是我想像中的一个奇异的自然景观,并有一个生动的神话传说。作品脱稿后的第二年,我出差到郧西县,

友人说带我去悬鼓观游玩,那里的山崖上有一面奇特的悬石鼓。到了那里,我目瞪口呆,我小说中的想像竟变成了眼前神奇的现实,我在惊诧之中告诉了同事和友人,同事和友人也惊叹地合不拢嘴。我深深感到了文学想像的魅力。无独有偶,中篇小说《憧憬船》在《海峡》2001年第2期发表,不久便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,问我怎么知道他和女友(文中的玉儿)爱情故事。那个美丽凄恻而又充满悬念的爱情故事,就是不久前发生在他和一个风尘女子身上的。我再一次无比惊讶,我告诉对方:“我不知道你们的故事,我那只是文学。”“可那真是我们的故事啊!”青年在电话另一端喃喃说。关于想像,发表于台湾《小说族》2002年第3期的寓言小说《人狼》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。十堰市工人文化宫罗德泉老人看了此作,问我:“你当过兵?到过西部草原?”我说没有,他惊奇道:“那你咋写出了以草原为背景的这么好的小说?”我说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草原鼠对美丽大草原的无情毁坏,深深感受到生态失衡的恶果,我有了创作的原始素材,也有了创作背景,我希望运用想像去讲一个生动而又让人警醒的故事。老人说:“你这故事讲得很玄,但却很好读,极有警示意义!”

关于这本集子中的作品,是不是说得多了点儿。瓜的味道到底怎样?还须读者诸君亲自去品尝和评点。薄薄的集子,作品分了两个类型。“挚情篇”,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为主,讲述人们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和真挚感人的故事;“奇异篇”,以生活为蓝底,讲寓言、讲传奇、讲幽默、讲讽刺,还不乏魔幻和象征,虽有些新手法,但也特意突出了好读好看。长期来,我一直愚纯地认为,文学毕竟是以创造形象而给人带来享受的精神产品,太多的晦涩与深奥又有何益?虽如此,创作中,我还是既注重传统,也喜爱先锋,我喜欢文学的多样性,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。

五

一只执著的小鸟,在灰姑娘的呼唤声中飞来,他希望能为文学灰姑娘做一点几什么。

他能做什么呢?啄一粒豆粒,噙一片树叶,他在努力……

(作者 二00二年九月于车城十堰)

目 录

代序:灰姑娘的寓言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挚情篇

悬石鼓	1
憧憬船	35
肖镇三金花	73
今晚包饺子	105
预言的日子	116
走出预言的日子	138

奇异篇

人狼	153
傻子真真的信念	169
寻找 Jia li	188
小城奇人文一彪	208
工程发包	223

悬 石 鼓

沉沉的夜，将下赵湾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偶尔一二声怪诞的狗叫，随后一切又复归于死寂。只有梦神不安宁地跑来跑去，穿行于下赵湾近百户农舍，播撒着一个又一个千奇百怪的梦境。

下半夜，微微起风了，吹得树叶沙沙响，但它绝不至于把人们拉出梦乡。忽然，湾子紧靠的悬鼓山似被流星撞击着了，轻轻一阵颤抖，就在此时，下赵湾的所有农户都隐隐听到了咚咚得击鼓声，除了不韵事的小孩，所有的人都从梦中惊醒。

“悬石鼓又击鼓了。”

“没听错吧？是悬石鼓的鼓声？”

“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？”

“别吱声，再听！”

然而，在下赵湾，除了柳叶再没一人听到鼓声。人们的耳朵竖了半天，捕捉到的只是一阵阵细细的风声，几声零碎的狗叫。有人说：睡吧睡吧，先前也许是听错了。另有人说：鼓声肯定响了，只是不知是单数双数，不知又要发生什么事了？柳叶又听到的鼓声沉闷悠远：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五声，是单数，鼓声虽比以往任何一次听到的都显遥远，但节奏仍清晰可辨。柳叶的心一下子缩得紧紧得：天，老天……咋会又是……五声……她从床上坐起，披上衣服，心里充满了惊悸和恐惧。

那一年，也是五声敲响，也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也是第二次敲响，也是别人没听见只她一人听见。当时她还是二十岁的姑娘，风华正茂、健康漂亮，又正处在不信神不信鬼的文革时代。第二天

她告诉人们她听到五声鼓响，老人们禁若寒蝉，可她却不在乎：这有什么呀！可以后很凄惨的事情却发生了，而且发生在她身上。

五声，又是五声。她心里默念着，睁大了眼紧张地盯着窗外。老伴赵四有秃着的头晃了几晃，睡意朦胧地扯了扯她的衣襟：“快睡，犯什么神。”可这一夜，她再也没合一眼。

第二天，人们像约好了似的起了个大早，一见面就问：听见鼓声了嘛？听见了。几声？不知道。柳叶穿行在人群中。柳叶听到所有人都不知道鼓响几声。可她知道，但她不敢再像二十几年前那样告诉众人，她只是想：天老爷，又要发生什么事呢？她遥望着身后高高的悬鼓山，遥望着悬鼓山顶那面圆圆突出的大石鼓，她有些近乎哭诉地默默祈祷：神鼓神鼓，好事坏事可千万别再发生什么事呀！她看到村里有几个长者在一块商议，随后拿了香表前往悬鼓山去祭祀悬石鼓，她也就默默跟在了后面。

谁也没曾料到，这天夜晚悬石鼓的鼓声竟奇迹般地传到了千里之遥的都市武汉，传到了这所全国著名的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柳春望的耳中。柳春望是在梦中听到那闷闷的石鼓声的，但他从梦中惊醒，鼓声仍犹在耳畔。他立即明白那是来自家乡悬石鼓的鼓声，只有那面石鼓才会发出如此沉闷雄厚带着浓浓石质的鼓声。他也仿佛记得听到五声鼓响，是单数，是个不祥的数。在家乡，乡亲们既盼听到石鼓声，又怕听到石鼓声。盼得是石鼓双响，它会给下赵湾周围的村民带来吉祥；怕得是石鼓单响，它预示着将有恶运降临。柳春望当然不信这些。家乡的石鼓，高悬于秀拔的悬鼓山，远望近看都是奇绝一景，但它的传说未免太神。老人讲，当年玉皇大帝派遣天兵天将降妖除魔，与一群作恶多端的魔怪曾大战于悬鼓山下，当时玉皇的鼓手曾狠命擂鼓督战，致使鼓架折断，玉皇阵前的大将便命鼓手将天鼓架于悬鼓山头，继续猛擂，天兵天将一起奋力，终将妖魔降伏。但胜利班师时，天鼓却已牢牢长

于悬鼓山头再也搬不走，玉帝感念悬鼓山降妖有功，便命天鼓永留于此，化为悬石鼓，为当地百姓双响报福，单响报灾。故事虽是准神话，但当地村民却笃信不疑。柳春望在家乡虽也曾听到过鼓声，却不信那神乎其神的解说。他面对每闻鼓声便诚慌诚恐的乡亲长辈们说：虽有鼓声，那或是风鸣、或是雷击，最终也不过是某种自然现象，哪会有祸福可言。乡亲长辈异口同声：你小子知道什么？臭嘴狗嘴吃屎的嘴总吐不出象牙！连一向纵容、骄贯、爱护他的母亲柳叶一次听他这样说，也毫不客气地狠狠掴了他两耳巴，那是他记事后母亲唯一对他的一次责打。母亲说悬石鼓的鼓声就是神灵，一点一滴也不许你胡说。瞎子赵四爷说每次鼓响没有不灵验的，民国三十二年，石鼓响个不停，有人数了九九八十一响，那可是个大磨难数，最终下赵湾跟河对岸陈家庄为争界河河堤大动干戈，土枪土炮土雷子马刀菜刀扁担棍棒都用上了，那一次双方可是血流成河，两个村子就整整死了八十一个人，听说还惊动了国民党的省政府，你说石鼓神不神。无独有偶的是，在他上大学那年，悬石鼓的鼓声又响了，有人清清楚楚数出了六下，大家便奔走相告：石鼓双响，好运要降到咱下赵湾了！也凑巧，那年他们一个数百人的小湾子，竟一下子考上了三个大学生，他还进了全国重点大学。麻子柳二伯送他上大学那天，特意拍着他的肩膀说：这下你信了石鼓的神灵吧！他将信将疑，但他最终还是不信。世上没被破解的自然之谜多得数不清，悬石鼓了不起是其中的一个。当然他只是在心里嘀咕，并没说给麻子二伯听。

然而江城武汉，千里之遥的悬石鼓声为什么会传到这里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最终只好摇摇头说：或许只是一个梦中的恍惚。

但柳叶不这么想。咚咚的悬石鼓声清晰在耳，使她好多天心头惊悸不安。二十四年前的往事，又一幕幕历历浮在眼前。

悬石鼓的五声鼓响从她口中吐出，老人们便告诉她千万千万要小心。当时到处是学大寨的热火朝天场面，到处是狠抓阶级斗争的震天口号，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她虽还是细皮嫩肉，但也是铁姑娘队的一名骨干队员了，神呀鬼呀的那一套她当然不信。

但从人们的议论纷纷中，似仍有一种不祥笼罩在下赵湾。

一个雾色蒙蒙的清晨，她很早起来到河边挑水。流过村子的这条河不大，河水清澈甘美。村头有一个二三丈高的小石岬，河水从这里弯过，冲出一个大水潭，碧蓝碧蓝，深不见底，有人说在这个潭里曾见到过数十斤重的大黑鱼。柳叶轻快地挑着水桶到了河边，正要弯腰打水，忽见不远处的小石岬上有人正双手抱头，半跪半蹲在石岬上，身子轻轻抽动，似在哭泣。那身影很熟，她很快认出是下乡知青袁国明。“很惨的。”最近队上有人说，“他妈前些日子病死了，他爹又被抓了起来。”“什么罪？”“说啥内定的，大概历史上的问题。这辈子这小子怕没出路了。同来一个队的知青，五个已招工走了四个，就剩他一人了。”“小伙子人不错，干脆在咱下赵湾找个媳妇，也能好好过日子。”听到这后一句话，柳叶当时不知怎么，心突然怦怦跳了起来，热呼呼跳得怪不自然，她感到自己的脸有些发烧，急忙离开人群。

她定定望着抽泣的袁国明，她看到袁国明瘦削的身子慢慢从小石岬上站了起来，背对着她，一步步向小石岬边沿走去，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水潭，以前淹死过好多人的。她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了，她扑上去阻拦是怎么也来不及了。她急中生智，轻轻而又飞快地向小石岬方向跑去，就在袁国明要跨出石岬的最后一步时，她突然重重地摔在了石岬下的石板路上，她痛楚地哀叫了起来：“哎哟——我的腿……”袁国明被身后的声响惊醒，有些迟纯地从悬崖边转过身。他看到跌倒在地上的柳叶双手紧捂着腿，好看的脸上挂着珍珠般的泪珠。他迟疑地站在山岬上，不知该怎么办。“哎哟妈呀，我的腿断了！”姑娘痛苦地叫着。袁国明又略愣了愣，随

后便飞快奔下山岬，他小心地扶起了柳叶。就在他抓住柳叶的一瞬间，柳叶两只温润的小手也紧紧抓住了他，柳叶的那种布满脸庞的痛楚感瞬间消失了，柳叶轻快地站直了身子。柳叶用一种充满柔情、充满关切、充满忧虑的语气说：“国明哥，你可千万别……”他清秀苍白布满忧愁的脸上挂出了一丝苦楚的笑。他一下明白了少女“断腿”的用心，嘴嚼着少女关切的话语。

悬石鼓不祥的鼓声仿佛又在柳叶的耳畔震响，它是否预示着眼前这幕悲剧呢？可她已阻止了它。

这天她没出工，温柔地钻进了袁国明的知青房。她寸步不离地陪着这位对人世已丧失信心的忧郁的小伙子。她听袁国明诉说着身世，她还从没有这么挨近过她的心眼里喜欢的这位城里的大哥哥。她得知袁国明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她还得知袁国明的父亲在国民党伪政府时曾做过工作人员。袁国明一再表示：爸爸有知识，那时有知识的人很少，他也只是为了有碗饭吃，爸爸说他从没做过任何坏事。柳叶相信袁国明的话，国民党伪政府是个很怕人的字眼，但有知识并不就是坏事，何况他爸又从没做过坏事。她信赖地抓起袁国明的手：“国明哥，我信你的话，你爸不是坏人！”“真得信？”袁国明也双手握住了她的小手。她点点头，心里猛得突突突跳个不停，热血直往脸上涌，秀美的小脸红到了耳根，好在屋子里光线暗，她希望袁国明没察觉她脸上的变化。袁国明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：“真得信？”他喃喃自语着，眼里放出异样的光芒。

柳叶原本对袁国明的绝望情绪不放心，夜晚想让弟弟来陪他。但现在看到国明眼里的光彩，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她明白即使此刻死神再用多么诱人的方式招手，对袁国明也不会起作用了。

武汉的盛夏，常常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但柳春望仍决定留下来暑假不回家了。这一是因家里太穷，他必须半工半读养活自己，

而暑假又正是从事家教的好时机；二是因莉丽也一再要求不让他走。莉丽曾是他从事家教重点辅导过的学生，去年高考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他所在的这所学校；三是实实在在他也舍不得离开莉丽。

这段时间他和莉丽正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生关头。

莉丽的家很富有，在武珞路卓刀泉附近拥有一套很大很漂亮的住宅。她父亲是位副处长，文绉绉的，但那气质明显落后于时代。母亲可不一般，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，气势、外貌、派头都有呼风唤雨的味道。

他和莉丽，很早就有一个不小的秘密。那还是在她家做家教时就已萌芽了的。

莉丽是个天份很高又用功的姑娘，学习中关键的地方和疑难问题一经指点她便能很快领悟。但莉丽又是个爱幻想的姑娘，常常爱用她那双明丽而又充满梦幻的眼睛专注地盯着他，盯着他讲课，盯着他那清秀而又棱角分明的脸，有时神情简直是痴痴的。当他发现这一点，偶尔回望莉丽时，莉丽便脸一红，视线滑向了一边。但后来她就大胆地、顽皮地、纯情地迎住了他的目光，一点也不躲闪，仿佛在用眼睛和他交谈。但莉丽很自知也很有克制力，她严格把这种眼神的交流控制在朦胧美的范围之内。“老师，我一定要成为你的校友。”她甜美而又不容置疑地说，而且她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

“老师，”进校园的第一天，她便找到了他，小鸟依人般站在了他的身边，“我考取了这所学校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一定能考取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他显得既惊喜又激动。

“我想让你有个惊喜。”她抿着嘴羞涩地笑了，甜美的脸上浮现出两个浅浅的笑靥。

这一天，除了学校安排的集体活动，他陪莉丽几乎转遍了整个

校园。这天夜晚，他破例地怎么也睡不着。同寝室的同学不无嫉妒地取笑他：怎么，春望，让一个美佳佳的女生把魂给勾跑了。别胡说，她是我原来做家教时辅导的学生。那更好，既是师生恋又是校友恋嘛。

快一年过去了，莉丽总像一个玫瑰色的气旋，常常萦绕在他的生活和梦境中。他们班和莉丽班上的同学，几乎人人都知道他和莉丽的“师生恋”和校友恋的浪漫故事。然而，大概谁也不会相信，近一年来他们竟还从没相拥甚至拉过一次手。直到三个月前那个月夜那次热拥，才使他们的爱情真正浪漫起来却也痛苦起来。

那是一个月色融融的春夜，莉丽没上晚自习，约他到校园湖畔。湖水荡漾，垂柳拂岸，亭台曲廊宛蜒相接，朦胧的夜色十分幽美。但朦胧中莉丽的秀脸比夜色还美百倍，柳春望静静看着莉丽看得有些痴迷了。莉丽也痴痴望着他。好几次，莉丽的小嘴张开又闭上，终是一言没发。他感到这天莉丽的气色有些不对，但他不知为什么。他的心已被爱情的烈火煎熬的近乎于疯狂，可他在莉丽面前却总是个拘谨的近似愚纯的笨孩子。

起风了，这天的风似乎特别凉，衣着单薄的莉丽浑身有点哆嗦，轻轻向他靠了靠。一股早已熟悉的少女馨香直扑柳春望的鼻翼。柳春望再也不能自持心底那熊熊燃烧的炽情，他猛得张开有力的臂膀把自己的姑娘紧紧揽入怀中。“莉丽！”他如梦般喃喃轻唤着，轻呼着自己梦中的女神。此刻他真害怕莉丽会拒绝、莉丽会责骂。然而，莉丽却像头温顺的小鹿，轻轻呻吟了一下，寒风中，把娇小的身子更紧地贴在他的胸膛。噢——他从心里长长舒出一口气。而后，他那么庄重、那么神圣地对着莉丽倾吐自己深藏在心底的炽情：“莉丽，我永远的爱！”莉丽的鼻翼随着胸脯激烈的起伏轻轻扇动着，莉丽将自己尽情陶醉在这醉人的春风里。继尔莉丽微微侧过脸、扬起头，闭着羞目，将丰润的小嘴迎向他，送去一个久久的痴吻。

此刻，柳春望的脑海只是一片空白，而所有的空白又似乎都写满了幸福和爱。莉丽和他一样，莉丽脑海同样写满了幸福和爱。但莉丽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。她轻轻挣脱了柳春望的拥抱，眼里涌上了蒙蒙的泪水。柳春望感觉到了莉丽的异样，急切地问：“怎么啦，莉丽？”

莉丽沉思半晌，又轻轻给柳春望一个吻。“哥，我们的关系，我爸爸妈妈都知道了，可他们……”

“他们怎样？”柳春望急不可奈又充满忧虑。

“他们不同意，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。”

柳春望心头一阵紧缩，缩得有些绞痛。

“哥，唯一的办法咱们明确关系，团结一心去说服他们。”

柳春望有些疑虑：“这样能行吗？”

莉丽：“哥，你没信心？！”

柳春望又是一阵激情涌动，他一把将莉丽重拥入怀中，搂得比第一次更紧。他语气极为坚定：“有，莉丽！为了你、为了我们的爱情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再所不惜！”

莉丽用手点了点他的额头：“我爸爸妈妈那里能是刀山火海吗？”柳春望憨憨地笑了笑：“莉丽，我不会说话，该罚！”说着，他猛得将莉丽整个托起，在湖畔疯狂地旋转起来。

接到儿子春望暑假不回家的信，柳叶的心里怎么也放不下来。儿子说他暑假当家教要挣钱，可前几年他不也当家教也挣钱吗，但哪一个假期也没耽误过回来。二十多年来母子一直是相依为命的呀！莫不是春望在学校出事了？柳叶不敢这样想而又不由不这样想。

悬石鼓的五声鼓响，前后二十四年，唯独她一人听清了的鼓响。前一次五声鼓响，残酷地预示了她这被毁的一生的凄惨命运。而这次鼓响呢？这次鼓响还要预示什么？还有什么灾难往她这苦

命女人的身上降呢？

“柳叶，我一定要娶你！你等着。”

那人信誓旦旦。

她点点头，她依在那人的怀里，既依恋又担忧又满怀希望。“我肚里有你的骨肉。”她说。那人一下搂紧了她：“我知道，柳叶，我一定要回来娶你！”

远处的汽车喇叭响了，那人猛得放开她，匆匆转身而去。那是她见到的他的最后一次身影。她苦苦等了他好多年，但他却再也没有回来。

那天，袁国明的魂被柳叶从死神那里招了回来，袁国明就再也离不开柳叶了。每天不论出工有多累多乏，他总要到柳叶家去帮着干活。柳叶一家当然不充许。人家城里落难的娃儿，咋好又来给你做短工。他们先是拦，后来见拦不住，就每天让他表示点“心意”。这一手很凑效，袁国明今天帮着铡十几分钟牛草，明天和柳叶一道挑回两担水，而后便被柳家拦下来再不让他干，而后便在柳叶家吃晚饭。吃了晚饭，八成时间两个年轻人便跑到袁国明的知青房，或谈理想，或听袁国明讲安徒生的故事，讲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讲雨果和巴尔扎克，或聚集来三五成群的小青年吹牛打闹甩扑克。袁国明不爱甩扑克，那样一玩就是半个通宵，一则第二天还要出工会耗精力，二则他总摆不脱压抑在心头的忧郁情绪，三则人多了，他就没有了和柳叶单独交流的那种愉悦。时间长了，大伙儿感到了他的冷淡，大伙儿也就来得少了，知青屋就慢慢成了袁国明和柳叶蕴育爱情的伊甸园。时间长了，两人由好感同情渐渐滋生出越来越浓的感情。两个青年男女的感情当然就是爱情的萌动了。有人散出风了：袁国明和柳叶好，真要在下赵湾扎根一辈子了。还有人甚至多次对袁国明打诨：“别再死心眼想着回城了，干

脆给柳叶家当个倒插门女婿。”这话传到柳叶耳中，柳叶羞得好几天没到知青屋去。袁国明仍然每天来她家，每天来帮着干活，干了活在她家吃晚饭，但袁国明再约柳叶到知青屋时，羞答答的柳叶却总是不去。

袁国明想，我总有办法让你来。一连好几天袁国明没再去柳叶家了。柳叶有些沉不住气了。柳叶想莫不是他病了？他那忧郁的情绪实在令人担忧。再说她也好想他。

这天吃完晚饭，柳叶瞅一个没人的空子，偷偷来到袁国明的知青屋。

“柳叶！”袁国明似早有准备，门一打开，便一声亲热的呼唤。

“国明哥，我怕你不舒服。”

“没、没！”袁国明急切地说，闪身让她进了屋。随着她的进屋，门被袁国明随手轻轻插上了。柳叶的心里好一阵紧张，以往很少这样的。柳叶转身望着国明，神色很诧异。国明的里屋点着微弱的煤油灯，外屋是一片朦胧的昏暗。柳叶看到国明苍白而又紧张的脸，这张脸激动的有些变形。柳叶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国明突然张开双臂一下子紧紧抱住了她。“柳叶！柳叶！”他急迫地一遍遍呼叫着她的名子。她感到一股年轻男人窒息人的热气直冲她的额头和面颊。

“国明哥，你别……”

柳叶好害怕好害怕。这一瞬间，不知怎么，她耳边忽然响起了不祥的悬石鼓声。她想起了队上一些老人对她的告诫：“柳叶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！你听到的石鼓声可不是个好数。”“柳叶，咱是乡里女，跟城里人打交道，千万千万要防着点。”“柳叶，袁国明是个好娃子，但他是落难的凤凰，终不是咱这山洼洼留得住的。”“柳叶……”“柳叶……”“石鼓声……”“防着点……”

柳叶浑身一阵颤栗，轻轻挣扎着：“国明哥，你别……”但一张激动的冒着灼人热气的男人的嘴堵住了她的嘴，一阵狂热的令她